與目分上下排

# 劇談錄目錄

## 卷上


宣宗夜召翰林學士

劉平見安祿山魑魅

王鮪活崔相公歌妓

御史灘（伊陽縣）

渾令公李西平（司徒）藝宋泚雲梯

潘將軍失珠

李鄴侯救竇庭芝 崔
續坤蹶馬
龍待詔相笏 丁重相駙馬附
孟才人善歌
袁相雪換金縣令
郭鄩見窮鬼
裴晉公天津橋遇老人
狄惟謙請雨
王侍中忠題詩
道流相夏侯譙公
華山龍移湫 秋
田彭郎偷玉枕
洛中大水
李朱崖知白令公 識
卷下
劉相國宅 李相國宅附

「李相國宅」
慈恩寺牡丹
管萬敵遇壯士
張季弘逢惡新婦
玉蘂院眞人降
宰相布施
崔道樞食井魚
洛中豪士
鳳翔府舉兵討賊
老君廟畫
白傳乘舟
嚴史君遇終南「山」隱者
韋顓梟鳴
命相日雨雹
李生見神物遺酒
說方士

廣謫仙怨詞
含元殿 曲江附
曲江
眞身
元相國謁李賀

劇談錄目錄 終

空二四格 同下

# 劇談錄卷上

將仕郎崇文館校書郎 宋池州康駢述

明海虞毛晉訂

## 宣宗夜召翰林學士

宣宗皇帝聖政欽明光宅天下常欲刑清俗富有宵衣旰食之懷仄席竚賢每[illegible]不及令狐相國自吳興郡守授司勳郎中未居內署初與學士候對便以爲有宰輔之才一夕於禁林寓直忽有中使

來召行百餘步至于便殿遣內人秉燭候之引於御榻之前上自宣令坐問卿來從江表見彼中甿庶安否廉察郡守宇人求瘼之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廣雖明君不能自理常須良弼賢佐邇來竊窺朝廷皆未覩其忠赤相國降堦俯伏曰聖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纔爲翰林學士所職者朕之絲綸向來之言本不相及既而復宣令坐俾御以玉杯斟酒賜之有小案置於御牀

案上有書兩卷指謂相國曰朕聽政之暇未嘗不披尋史籍此讀者先朝所述金鏡一卷則尚書大禹謨復問卿曾讀金鏡否對曰文皇帝所著之書有理國理身之要披閱誦諷不離於口上曰卿試舉其要相國跪於御前抗聲而誦至亂未嘗不任不肖理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上止之曰朕每讀至此未嘗不三復後已書又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則欲

致昇平當用此言爲首相公抃舞而稱曰先臣父嘗
每言金鏡垂裕可爲萬古格言自非聰明文思無
以探其壺奧況堯舜禹湯之道在典謨訓誥之間
陛下不以黃屋爲尊每觀之於夙夜將欲擇賢舉
善使庶績咸熙如此則功冠百王事超三五矣上
曰曩者仰卿材器今日覩卿詞學臨軒竚立久之
謂中使曰持燭送學士歸院及還禁林夜漏將半
咸以近臣恩澤殆無其比蹤是注意益深居歲餘

遂爲宰相自郡守至於台鉉首尾纔經二載嘗自
郊壇廻渭南尉趙嘏上詩云鶚在卿雲冰在壺代
天材業奉訏謨榮同伊陟傳朱戶秀比王商入畫
圖昨夜星辰廻劒履前年風月滿江湖不知機務
時多暇猶許詩家屬和無
議曰凡懷才抱器有時而通非得苟容雖遇過不顯
向使明主有任賢之意近臣無專對之能徒彰妄
進之譏方病退慙之說殊恩厚渥豈及於身是以

君子勵志飭躬以遭逢之運良有旨哉

劉平見安祿山魑魅

咸通中有五經博士盧弇得神仙保養之道自言生於隋代宿德朝士皆云見於童幼奕世奉言之不窮年壽云安史之亂隱於終南山中其後或出或處先是令狐相公諭以柱下漆園之事稍從宦於京師常話與處士劉平執友修道平天寶中居於齊魯間尤善吐納之術能夜中視物不假燈燭

安祿山在范陽厚幣致於門下平見祿山左右常有鬼物數十殊形詭狀持鑪執蓋以爲導從平心異之謂祿山必爲人傑及祿山朝覲與平俱至輦下行至華陰縣值葉天師投龍於西嶽平見二青衣童子承虛而至所衛祿山魑魅皆棄鑪投蓋狼狽而行平因知祿山爲邪物所輔必不以正道克終及祿山却歸范陽遂逃入華山而隱

王鮪活崔相公歌妓

玻璃注

厲翔少尹王鮪侍郎凝之叔也年十四五與兒童戲於果園竹林下見二枯首爲糞壤所沒乃令小僕擇淨地瘞之祭以酒饌其後數夕陰晦忽聞牕外窸窣有聲良久問之云某等受郎君深恩免在蕪穢未知所酬耶願以驅策邇來凡有吉凶先兆盼蠁必來潛報如此數年遂與靈物通徹崔相國珙爲度支使雅知於鮪一夕留飲家釀酒酣稍歡云有小妓善歌得於親友因令左右召之良久不至相國俄而自歸內見理粧纔罷忽病心痛請飲湯而出相國怪而問之云適見一人著短後緋袍控馬而去語未畢家僕遽報中惡救之不及矣相國悲惋不已鮪密言有一事或可救之然須得白牛頭及酒一斛乃召左右試令求覓有度支所由幹事者徑詣東市肉行以善價取之將牛頭而至鮪令扶策歌者置於淨室榻前以土盆盛酒橫板用安牛頭設席焚香密封其戶且戒曰專伺之曉鼓一動

聞牛吼當急開戶可以活矣鮪既去久而無聲禁鼓忽鳴果聞牛吼開戶視之歌者微喘盆中斛酒悉乾牛目怒出於外數日之後方述前事云其夕治粧既畢有人促召出門乘馬而行約數里見有室宇華麗其間列筵張樂四座皆朱紫少年見歌者至大喜致於女妓中歡笑方洽忽聞人大叫聲震庭廡坐中皆失色相視妓樂俱罷俄見牛頭人長丈餘執戟徑趨而入無不狼狽而走唯歌者在焉牛頭者引於堦前背負而出纔數十步忽覺臥於室內邇後相國詢其由鮪終不言盡其事

## 御史灘

河南府伊闕縣前臨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卽水中先有小灘漲出石礫金沙澄澈可愛牛相國爲縣尉一旦忽報灘出翌日宰邑者與同僚列筵于亭上觀之因召耆宿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臺之命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雙鸂鶒立

前後居人以此爲則相國潛孺縣僚無出於已因舉杯祝曰既能有灘何惜一雙鸂鶒宴未終俄有飛下不旬日拜西臺監察御史

渾令公李西平藝朱泚雲梯

朱泚之亂德宗皇帝車駕出幸奉天是時沿邊藩鎮皆已舉兵扈蹕泚自率兒渠直至城下有西明寺僧陷在賊中性甚機巧教泚造攻城雲梯其高九十餘尺上施板屋樓櫓可以下瞰城中渾中令李司徒奏曰賊鋒既盛雲梯又壯若縱之誠恐不能禦及其尚遠請以銳兵挫之遂率王師五千列陣而出于時束蘊居後約戰酣而燎風勢不便火不能舉二公酹酒抗詞拜空而祝天道助順至聖感神泚賊苞藏禍心竊弄凶器敢以狂孽來犯乘輿今擁衆擁衆脅君將逼城壘瑊等誓輸忠節志殄妖氛若社稷再興威靈未泯當使雲梯就爇逆黨冰銷於是詞情慷慨人百其勇俄而風勢遽廻鼓譟

而進火烈飈駭煙埃漲天梯燼卒奔賊遂退衂德
宗皇帝御樓以觀中外咸稱萬歲及尅復京國二始終
公勳績爲首寵錫茅土銘鏤鐘鼎匡扶社稷終始
一致其後李司徒有子四人皆分部節制忠烈榮
耀于今藹然

李司徒嘗於左廣効職久未遷昇聞桑道茂
善相人賫絹壹匹一疋凌晨而往時道茂傾信者
甚衆造謁多不見之聞李公在門親自迎接
施設肴醴情意甚專既而問之謂曰他日建性
立勳庸貴盛無比或事權在手當以姓命爲
託李公莫測其由但慙唯而已請迴所貺縑
換李公所著汗衫子仍請於襟上書名云他
日見此相憶及泚之叛道茂陷在賊庭既尅
復京師從亂者悉皆就戮李公受命斬決道
茂將就刑請致分雪之詞遂以汗衫爲請李
公奏以非罪遂令原之

## 潘將軍失珠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忘其名時人呼爲潘鶻碑也）本居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壖有僧乞食留之數日盡心檀施僧謂潘曰觀爾形質器度與衆賈不同至於妻孥已來皆享巨福因以玉念珠一穿留贈云寶之不但通財他後亦有官祿旣而遷貿數年藏鏹巨萬遂均陶朱其後職居左廣列第京師常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之於道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啓囊已亡失珠矣然而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爲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嘗識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已來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此非攘竊之盜也其試爲尋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因過勝業坊北街時春雨新霽有三鬟女子年可十七八（歲）衣裝藍縷穿木屐立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踘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衆超獨

異焉及罷隨之而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毋同居蓋以紉針爲業超異時因以他事熟之遂爲甥舅然居室甚貧與母同臥土榻煙爨不動者往往經于累日設肴羞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橘子恩賜宰臣外京輦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贈超云有人從內中出而稟性剛決超意甚疑之如此往來周歲矣超一旦携酒食與之從容徐謂之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如何女曰每感重恩恨無所答若力有可施必能赴湯蹈火超曰潘將軍失却玉念珠不知知否女子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密藏又曰外甥可尋覓厚備繒綵酬之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與朋儕爲戲終却還與因循未暇舅來日詰旦於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鏁女子先在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去疾若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欻然

携珠而下謂超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爲意超徑詣潘具述其事因以金玉繒錦密爲之贈明日訪之已空室矣

馮鉞給事常聞京師多任俠之徒及爲尹密詢左右引超具述前事訪潘將軍所說與超符同

李鄴侯救竇庭芝

竇中賓應年卓員外郎竇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卜者胡盧生每言吉凶無不必中如此者往來甚頻長幼莫不傾蓋一旦凌晨入門頗甚嗟惋庭芝問之良久乃言君家大禍將成舉族恐無遺類即未在旦夕所期亦甚不遠既而舉家涕泣請問求生之路云非遇黃中君鬼谷子不可相救然黃中君造次難見但見鬼谷子當無患矣具述形貌服飾仍約浹旬求之於是竇與兄弟群從洎妻子奴僕曉夕求訪於洛下時李鄴侯有內艱居于河清縣因

省覲親友策蹇驢入洛至中橋南遇大尹避道所乘驢忽驚逸而走徑入庭芝之所居與僕者共造其門值庭芝車馬羅列將出忽見鄴侯皆驚貽而退俄有人出來云此是分司賣員外宅所失驢收在馬廄請客入座員外嘗願修謁如此者數四鄴侯不獲已就其廳事庭芝既出降皆而拜延接殷勤遂至信宿至如妻孥孩稚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送殊厚但云貴達之辰願以一家爲託鄴侯居于清河清河信宿旁午於道及朱泚搆逆庭芝方廉察陝服車駕出幸奉天遂陷於賊庭及鑾輿返正德宗首命誅之鄴侯自南嶽徵廻至行在便爲宰相因第臣僚罪狀遂請庭芝減死聖意不解云卿以爲寧王懿親乎庭芝姊爲寧王妃以此論之猶不可然莫有他事俾其全活否卿但言之於是具以前事上聞由是特原其罪鄴侯始奏上密使中官夜乘傳陝州問之竇奏其事德宗曰曩言黃中君蓋指

於朕未知呼卿爲鬼谷子何也或云李相先代靈城在清谷前濁谷後恐以此言之

續坤蹶馬

咸通乾符中京師醫者續坤蹶坤官爲都水使者頗得秦和之術評脉知吉凶休咎至於得失時日皆可預言古者善醫道多矣迹其前事不過視徹膏肓心解分劑未聞乎評診脉候見於蓍龜之能也適有燕中奏事大將暴得風痁衆醫無不療之不瘳舁疾請坤投藥數服而愈所酬金帛甚多仍以邊馬一疋留贈馬之骨相甚奇然步驟多蹶雖制以御銜勒加之鞭策而欵段之性竟莫能改坤以浪費芻粟託人以賤價賣之求駿者纔試遂復如初累月不售隣伍間有王生貿易於中貴之門頗甚貧窶忽詣坤云有青州監軍將發須鞍馬以備行李亦知馳騁非駿但欲致於牽控之間坤直以無用之畜付焉亦不約鬻馬之價王生經旬不至謂其脫略亡逸一旦復來且輸十萬坤既獲善價因以

十千遺之俄見王生易衣裝置僕馬至於奴婢妻子服飾皆鮮潔或曰王生賣馬金帛縑資幾三四百萬坤甚驚試詢其事王生初不備說坤曰某以無用之畜獲價頗多但驚駑劣之材何以至此乃云初致馬於青社監軍舉足如有羈絆及將還途遇小馬坊中使因遣留試信宿而往不復見焉密詢左右云數日前魏博曾進一馬毛骨大小與此正同聖人常乘打毬駿異未有其偶將到日方遣

調習步驟縈轉如風今則進御數朝所賜之物甚厚王生因大索其價遂以四十萬酬之是以物之逢時亦有冥數不遇其主則駑驥莫分乃知耨莘野築傅巖未遇良途奚異於此

龍待詔相笏（丁重相手駙馬附）

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聲搖骨每言休咎無不必中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宋祁補闕有盛名於世搢紳之士靡不傾屬屈

指翹足期於貴達時永樂蕭相亦居諫署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竹笏復本執蕭相笏良久置於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補闕笏曰長官笏宋聞之不樂相國曰無憑之言安足介意經月餘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時李朱崖方秉鈞軸威震朝野未見閤佇立閑談互有諧謔頃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猶未已朱崖目之廻謂左右曰宋補闕笑某何事聞之者莫不寒心股慄未旬日出爲河清縣令歲餘遂終所任其後蕭相揚歷清途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戶部非久乃居廊廟俱如復本之言

自咸通乾符已來京國察相者殊多言事適中者甚少愚之所識處士丁重善於相人吉凶屢有奇驗于都尉方判鹽鐵頻有宰弼之耗時路相國秉鈞持權與之不叶一旦重在新昌私第值于公適至路曰某與之賓朋處士垂箔細看此人終作宰相否備陳飲饌留連數刻既去問之曰所見何如

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內路公笑曰見是帝王密親復作鹽鐵使爾重曰不然請問于之恩澤何如宣宗朝鄭都尉相國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鄭爲宣宗注意久之而竟不爲相豈將人事可以斟酌某熟識于侍郎今日見之觀其骨狀眞爲貴者其次風儀秀整禮貌謙揖如百斛巨器所貯尚空其半安使不受益於祿位哉苟逾月不居廊廟某無復敢致至門下路曰處士可謂弘遠矣其後浹旬果登台鉉路相國每見朝士大爲稱賞由茲聲動京邑車馬造門者甚衆凡有所說其言皆驗後居終南山好事者亦至其所

孟才人善歌

孟才人善歌有寵於武宗皇帝嬪御之中莫與爲比一旦龍體不豫召而問曰我若不諱汝將何之對曰以微眇之身受君王之寵若陛下萬歲之後無復生焉是日俾於御榻前歌河滿子一曲聲調

悽切聞者莫不涕零及宮中晏駕哀慟數日而殞禁掖近臣以小棺殯于殿側山陵之際梓宮重莫能舉識者曰得非候才人乎於是輿櫬以殉遂窆于端陵之側是歲攻文之士或爲賦題或爲詩目以爲馮媛班姬無以過也所知者張祜有詩云偶因清唱詠歌頻奏入宮中二十春却爲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

袁相雪換金縣令

李汧公鎮鳳翔有屬邑編甿因耨田得馬蹄金一瓮注漢書武帝詔云往者東嶽見金又有白麟神馬之瑞宜以黃金鑄麟狀以叶瑞應蓋鑄金象馬蹄之狀其後民間效之里民送於縣署沿牒將至府庭宰邑者喜於獲寶欲以自爲殊績慮公藏主守不嚴因使置於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則皆爲土塊矣瓮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遽爲變更靡不驚駭以狀聞於府主議者僉云奸計換之遂遣理曹掾與軍吏數人就鞫案其事獲金之社咸共證

焉宰邑者爲衆所擠摧沮莫能自白既而詘辱滋甚遂以爲易金伏罪詞款具存未窮隱用之所遂令拘繫僕隸脅以刑辟或云藏於糞壤或云投於水中紛紜枉撓結成獄具備以詞案上聞汧公覽之愈怒俄而因有筵席停盃語及斯事列坐賓客咸共驚嘆或云效齊人之攫或云有揚震之癖談笑移時以爲胠篋穿窬無足訝也時袁相公滋亦在幕中俛首略無詞對李公目之數四曰宰邑非判官親懿乎袁相曰與之無素李曰聞彼之罪何不樂之甚袁相曰某疑此事未了更請相國詳之汧公曰換金之狀極明若言未了當別有見非判官莫探情僞袁相曰諾因俾移獄府中按問乃令閱瓮間得三十五塊詰其初獲者卽本質在焉遂於列肆索金鎔寫與塊形相等既成始秤其半已及三百斤矣詢其負擔人力二農工詎中舁至縣境計其負金大數非二人以竹擔可舉明其卽路

之時金已化爲土矣於是群情大豁宰邑者遂獲清雪汧公歎伏無已舜言才智不如其後履歷清途至德宗朝皆爲宰相

郭

愚嘗聞金寶藏於土偶見者或變其質東都敦化坊有麟迹見於興慶觀殿宇悉皆頹毀咸通中畢相國再令營造基址間得巨甕皆貯白金理材者與工匠三十三人盡懼爲官所取乃輦木梯蓋之以候昏黑及夜各以衣物苞裹而歸明旦開之如堅土削成銀鋌所說與此正同

郭鄂見窮鬼

通事舍人郭鄂罷櫟陽縣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輦委困方甚盼蠻閒常有二物狀如猿玃衣以青衣碧衣出入寢興無不相逐凡欲舉意求索必謂與鄂俱往所造之閒如礙枳棘匪惟干祿不遂方且病於寒餒親友見之俱爲離隙或厭之以符術或避之於山林如此數年竟莫能絕一夕處於淨室

忽來告別云某等承君厄運不相離者久焉今則候曉而行無復至矣鄣既喜其去遂詢所之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見耳今之所詣乃勝業坊王氏其家大積金帛將往散之不久當竭鄣復問云彼之聚斂豐盈何以遽令散去云先得計於安品子其餘冰銷霧散而曉鐘忽鳴遂失所在鄣既興盥漱便覺愁憤開豁是日試詣親友無不改觀相接未涉旬於政事堂見宰相自白遂除通事舍人鄣有表弟張生者爲金吾衛佐交遊皆豪俠少年騁駿好奇聞之未甚爲信知勝業坊王氏於左廣列職其後往伺之王氏潤屋之資幾侔猗頓然爲性儉約所費未嘗過分家有姬僕聲樂其間端麗者至多外之炫服冶容造次莫迴其意一旦與賓朋驟過鳴珂曲有婦人靚粧立於門首王氏駐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命酒開筵爲歡頗甚時張生預其末密訪於左右即安品子善歌是

日歌數曲王氏悉以金綵帛贈之衆皆訝其廣費自此輿輦資貨日輸其門每歡洽酒酣略無所惜繇是治生之業漸屬他門未經數年遂至貧匱

裴晉公天津橋遇老人

裴晉公度微時羇寓洛中常乘蹇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傍橋柱而立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於人未知何時得平定忽覩裴公驚愕而退有僕者攜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爲將既歸僕者具述其事裴公曰見我龍鍾相戲爾其秋東府鄉薦明年登第及秉鈞衡朝廷議授吳元濟節鉞既而延英候對憲皇以問宰臣裴公奏曰奸臣跋扈四十餘年聖朝姑務含容蓋慮動傷一境未不聞歸心効順乃坐據一方若以旄鉞授之翻恐恣其兇逆以陛下聰明神武藩鎮皆願勤王臣請一詔追兵可以平蕩妖孽於是命晉公爲

淮西節度使興師致討時陳許汴滑三帥先於偃城縣屯軍晉公統精甲五萬會之受律鼓行而進直造蔡州城下纔兩月擒賊以獻淮西遂平後入朝居廊廟六拜正司徒爲侍郎中書令儒風武德振耀古今洎留守洛師每話天津橋老人之事

狄惟謙請雨

會昌中北都晉陽縣令狄惟謙梁公之後守官清恪有蒲密之政撫綏勤卹不畏強禦屬州境亢陽涉歷春夏數百里水泉農畝無不耗斁枯竭禱於晉祠者數旬略無陰曀之兆時有郭天師者本并土女巫少攻符術多行猷勝之道有監軍使將至京師因緣中貴出入宮掖其後軍牒告歸遂以天師爲號既而亢旱滋甚闔境莫知所爲僉言曰若得天師一到晉祠則災旱不足憂矣惟謙請於主帥主帥難之惟謙曰災厲流行旰庶焦灼若非天師一救萬姓恐無聊生於是主帥親自爲請巫者

唯而許之惟謙乃具車輿列幡蓋迎於私室躬爲
控馬既至祠所盛設供帳豐潔飲饌自旦及昏罄
折於堦庭之下如此者翌日語惟謙曰我爲爾飛
符于上界請雨已奉天帝之命必在虔懇至誠三
日雨當足矣繇是四郊士庶奔走雲集三夕于茲
曾不降雨又曰此土災沴所興亦由縣令無德我
爲爾再上天請七日方合有雨惟謙引罪於已奉
之愈恭俄而又及所期略無霑霈郭乃驟索馬入



州宅惟謙拜留曰天師已爲萬姓此來更乞至心
祈禱於是勃然而怒罵曰庸瑣官人不知道理天
時未肯下雨留我將復奚爲惟謙謝曰非敢更煩
天師候明旦排比相送耳於是惟謙宿誡左右曰
我爲巫者所辱豈可復言爲官明晨別有指揮汝
等或須相稟是非好惡縣令當之及曉伺門未開
郭已嚴飾歸騎常供設肴醴一無所施坐於皇堂
大恣呵責惟謙曰左道女巫妖惑日久當須斃在

茲日焉敢言歸叱左右坐於神前鞭背三十投於潭水祠後有山高萬千丈遽令設席焚香從吏悉皆放還簪笏立於其上於是合縣駭愕云長官打殺天師馳走者紛紜觀者如堵是時炎旱累月爍石流金晴空萬里略無纖翳祠上忽有片雲如車蓋俄頃漸高先覆惟謙立所四郊雲物隨之而合雷震數聲甘澤大澍焦原赤野無不滋潤於是士庶數千自山頂擁惟謙而下州將以杖殺巫者初亦怒之既而精誠有感深加嘆異與監軍發表上聞俄有詔書褒奬賜錢五十萬寵賜章服爲絳隰二州刺史所理咸有政聲

勑書云狄惟謙劇邑良才忠臣華胄覩此天厲將癉下民當請禱於晉祠類投巫於鄴縣曝山椒之畏景事等焚軀起天際之油雲法同翦爪遂使旱風潛息甘澤旋流天心猶鑒於克誠余志豈忘於褒善特須朱紱俾耀銅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績

王侍中題詩

王侍中智興武略英奇初授徐方節制雄才磊落有命世間生之譽幕府既開所辟皆是儒者一旦從事於使院會飲與從容賦詩頃之達於王公乃召護軍俱至從事乃屏去翰墨但以杯盤迎接良久問之曰適聞判官與諸賢作詩何得見某而罷遽令却取筆硯復以綵牋數十幅散於座衆賓相顧遲疑將俟行觴舉樂復曰本來欲觀製作非以飲酒爲意時小吏亦以牋翰置於王公之前從事禮爲揖王公曰前某以韜略發迹未嘗留心章句今日陪奉英髦不免亦陳愚懇遂乃引紙援毫頃刻而就云平生弓劒自相隨剛被郎官遣作詩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煙塵我自知四座覽之驚嘆無已咸云忠烈詞彩雖曹景宗賀若弼無以加也

曹景宗於御座探韻賦詩云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路傍人何如霍去病宋帝覽之稱賞無已又隋將賀若弼贈源雄詩云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莫使騏驎上無我二人名時文人

張祜亦預此筵監軍謂之曰覩茲盛事豈得無言祜即席爲詩以獻云古來英傑動寰區武德文經未有餘王氏柱天勳業外李陵章句右軍書王公覽之笑曰褒飾之詞可謂無所愛惜左右或言曰書生之徒務爲諂佞王公叱之曰有人道我惡汝輩又肯否張秀才海内知名篇什豈易得天下人間且以爲王智興樂善矣留駐數月贈行以絹千匹其後移鎮蒲津子晏平仗節靈武四遠多士翕然歸向風烈遺芳迄于今日

道流相夏侯譙公

張侍郎爲河陽烏司徒從事同幕皆至有道士殷九霞來自青城山有知人之鑒烏公問以年壽官祿九霞曰司徒貴極藩服所望者秉持鈞軸建茅土惟在保守勳庸苞貯仁義享福隆厚殊不可涯既而遍問賓僚九霞曰其間必有台輔時烏公器重裴副使應聲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曰若以

目前人事言之當如尊旨以某所觀即不在此時夏侯相國爲館驛巡官形質低悴烏因戲曰裴副使不作宰相莫是夏侯巡官否對曰司徒所言是矣烏公撫掌而笑曰尊師莫錯否九霞曰某山野之人早修直道無意於名宦金玉蓋以所見任直而道耳烏公曰如此則非某所知也然其次貴達者爲誰曰張支使雖不居廊廟履清途亦至榮顯既出遂造張侍郎所居從容謂曰支使神骨清爽氣韻高邈若以紱冕累身至於三二十年居於世俗儻能擺脫囂俗相逐學道即三十年內白日昇天某之此行非有塵慮實亦訪尋修眞之士耳然閱人甚多無如支使者張以其言意浮闊但唯之而已將去復來情甚懇至審知張意不迴頗甚嗟惜因留藥數粒并黃紙書一緘而別去云藥數粒服之可以無疾書紀宦途所得每一遷轉密自啓之書窮之辰當復相憶其後譙公顯赫令名再居

鼎鉉張果踐朝列出入臺省佩服朱紫廉察數州書載之言靡不詳悉年及三紀時爲戶部侍郎書之所存葢亦無幾雖名位通顯而齒髮衰退每言道流之事話於親友追想其風莫能及矣

## 華山龍移湫

咸通九年春華陰縣南十餘里一夕風雷暴作有龍移湫自遠而至先是崖壠高亞無貯水之所此夕迴從數丈小山從東西直亘南北峯巒草樹一無所傷碧波迴塘湛若疏鑿京洛衢旅無不枉道而觀有好事者自輦轂蒲津相率而至車馬不絕逮於累月京城南靈應臺有三娘子湫與崖相近水波澄明莫測深淺每秋風搖落未嘗有草木飄泛汎其上或覩片葉纖莖必有飛鳥銜而去之祈禱者多致花鈿粉黛及綺羅之類啓祝投之欻然而沒乾符初有朝士數人同遊終南山遂及湫所因語話靈應之事其間有不信者試以木石投之俄有

巨魚躍出波心鱗甲如雪忽有風雨冥晦車馬幾爲暴水所漂邇後人愈敬之莫有耶犯者也

田膨郎偷玉枕

文宗皇帝常持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獻追琢奇巧蓋希代之寶置於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然而禁衛清密非恩澤嬪御莫能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入之爲盜者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誠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列自茲無用矣內官惶慄謝罪請以浹旬求捕大懸金帛購求略無尋究之所聖旨嚴切收繫者漸多坊曲閭巷靡不搜捕有龍武二番將軍王敬弘常蓄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不屆敬弘曾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兒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手者彈之鐘漏

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弘曰禁鼓（鐘）纔動軍門已鎖（鑰）尋常汝豈不見何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座客歡笑曰樂器本相隨所難者惜其（其）妙手南軍去左廣迴復三十里入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往來敬弘驚異如失時又搜捕嚴緊意以竊盜疑之宴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曰使汝累年不知趫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客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爾因言父母俱在蜀中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以報恩偷枕者已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弘曰如此即事非等閑因茲令活（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存）可報司存掩獲否小僕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廛軍伍行止不恒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伺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決）擒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事仍須祕密是時涉

旬無雨向曉埃塵頗甚車馬踐踏人不相見膨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欻然已折左足仰而觀之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惟懼於爾既而相值豈復多言於是昇至左軍一欵（疑）而伏上喜於得賊又知獲在禁（禁）旅引膨郎臨軒詰問具陳常在宮掖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非常竊盜內外囚繫數百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膨郎即已告敬弘歸蜀於是尋之不可但賞敬弘而已

## 洛中大水

咸通四年秋洛中大水苑囿廬（盧）舍靡不淹沒厥後香山寺僧云其日將暮見暴水自龍門川北下有如決江海鼓怒之間殷若雷震有二黑牛出於水上掉尾躍空而進衆僧與居人憑高望之謂城中悉爲魚矣俄見定鼎長夏二門陰曀（曀）忽開亦有青牛奮躍而出相去約有百步黑牛奔走而廻向之怒浪驚瀾翕然遂低數丈是夕飄（飄）溺尤甚京邑遂

至蕭條十餘年間尚未完葺先是皇城守闇者白晝聞五鼓樓中有人歌云天津橋畔火光起魏王堤上看洪水時鄭相國涯留守洛師聞之以爲妖妄經月餘從事宴罷夜歸執燭者有火燼遺落騎從纔過煙焰已高救之不及遂燒其半及潦將興穀洛先漲魏王與月波二堤俱壞乃明闇者之言

李朱崖知白令公

白中書方居郎署未有知者唯朱崖李相國器之許於搢紳間多所延譽然而資用不充無以祗奉僚友一旦相國遺錢十萬俾爲酒肴之備約省閤名士數人尅日同過其第時秋暮陰沉涉旬霖瀝賀拔恭員外求官未遂將欲出京薄遊與白公同年登第羸駒就門告別闇者以方俟朝客乃以他適對之賀拔恭遂駐車留書備述羈遊之意白公覽書歎曰丈夫處世窮達當有時命苟不才以僥倖取容未足爲發身之道豈家蓄美饌止邀當路

豪貴曩時登第貧交今日閉關不接縱使便無榮顯又安得不愧於懷遽令僕者命賀拔甚回車遂以杯盤同費俄而所約朝賢聯騎而至閽者具陳賀拔甚從容無不惋愕而去翌日於私第謁見相國詢朝士來者爲誰白公對以賓客未至適有同年出京訪別憫其龍鍾委困不忍弃之留飲數杯遂闕祗接既負吹噓之際甘從譴斥之罪相國稱賞逾時云此事眞古人之道由茲貴達所以激勸



澆薄不旬月自使下評事先授美官白公以庫部郎中入爲翰林學士未逾三載便秉鈞衡其後五鎭藩維再居廊廟蹈義懷仁而終始一致流芳傳素士林美之大中初邊鄙不寧土蕃尤甚恣其倔強宣宗欲致討伐遂於延英殿先問宰臣公首奏興師請爲統帥沿邊藩鎭兵士數萬鼓行而前時犬戎列陣平川以生騎數千伏藏山谷既而得於諜者遂設奇兵待之有蕃中首帥衣緋葺裘繫寶

裝帶所乘白馬駿異無比鋒鏑未交揚鞭出於陣面者數四頻召漢軍鬬將白公誡兵士無得應之俄而駐軍指揮背我師百餘步而立有潞州小將驍勇善射請快馬彎弧而出連發兩矢皆中其項躍馬而前抽短劒踣於鞍上以手扶挾如鬬敵之狀蕃將士卒但呼譟助之於是脫緋裘解金帶奪馬而還師旅無不奮勇既大戰沙漠虜陣瓦解土崩乘勝追奔幾及黑山之下所獲駞馬輜重不可勝計束手而降三四千人先是河湟關郡界內在匈奴自此悉爲內地宣皇初覽捷書云我知敏中必殄兇醜白公凱旋與同列宰相進詩云一詔皇城四海頒醜戎無數束身還戍樓吹笛人休戰牧野嘶風馬遽閑河水九盤收數曲隴山千里鎖諸關西邊北塞今無事爲報東南夷與蠻馬相植詩云舜德堯仁化犬戎許提河隴款是皇風指揮獵武皆神筭開拓乾坤是聖功四帥有征無汗馬七關

扶亭法



雖戍已弢弓天留此事還英主不在他年在大中
魏相扶詩云蕭關新復萬山川古戍秦原象緯鮮漢
戎虜乞降歸惠化皇威漸被懾腥膻穹廬遠戍煙
塵滅神武光揚竹帛傳左衽盡知歌帝澤從茲不
更備三邊崔相鉉詩云邊陲萬里注恩波宇宙羣
方洽凱歌右石地名王爭解辮遠方戎壘盡投戈煙
塵永息三秋戍瑞氣遥清九折河共偶聖明千載
運更觀俗阜與時和

劇談錄卷上 終



# 劇談錄卷下

將仕郎崇文館校書郎康駢述

## 劉相國宅

通義坊劉相國宅本文宗朝朔方節度使李進賢舊第進賢起自戎旅而倜儻瑰瑋累居藩翰富於財寶雖豪侈奉身雅好賓客有中朝宿德常話在名場日失意邊遊進賢接納甚至其後京華相遇時亦造其門屬牡丹盛開因以賞花爲名及期而往聽事備陳飲饌宴席之間已非尋常舉杯數巡

復引衆賓歸內室宇華麗楹柱皆設錦繡列筵甚廣器用悉是黃金堦前有花數叢覆以錦幄妓妾俱服紈綺執絲簧善歌舞者至多客之左右皆有女僕雙鬟者二人所須無不必至承接之意常日指使者不如芳酒綺肴窮極水陸至於僕乘供給靡不豐盈自午迄於明晨不覩杯盤狼籍朝士云邇後歷觀豪貴之屬筵席臻此者甚稀厥後進賢徙居長興其宅互爲他人所有咸通中劉相國罷





北京亞尹復爲翰林學士數歲後自承旨入相尚以十千稅焉及出鎮荆南朝野無不惋惜都城士庶以少及長聞之俱爲涕泣其後興化蕭相登庸舉爲自代表云正人吞聲而扼腕百姓掩淚(俗哭)於道途是時昇遊鄭相國在內庭夜草麻制具述其事云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是時都下傳寫爲之紙貴持權者覩其詞大怒鄭公自翰林承旨左遷梧州相國自端溪竄於日南

謫居四年方獲清雪以祕書監召還未久復持鈞
軸或將甲第爲獻竟無所受復於此宅寓居庭宇
不加修飾清風儉德充塞寰宇
君子曰仁義之感物也大哉劉公知帝道欽
明欲賢人盡舉四海之內翕然嚮風雖謫居
累年再昇鼎餗姦邪之口不能掩其善魑魅
之域不能陷其身振譽一時流芳千載豈不
偉歟其有冒官鬻物貨賄怙寵專權身存名
滅者一何謬哉

李相國宅

朱崖李相國德裕宅在安邑坊東南隅桑道茂謂
爲玉椀舍宇不甚宏侈而制度奇巧其間怪石古
松儼若圖畫在文宗武宗朝方秉化權威勢與恩
澤無比每好搜掇殊異朝野歸附者多求寶玩獻
之嘗因暇日休澣邀同列宰相及朝士宴語時畏
景赫曦咸有鬱蒸之病軒蓋候門已及亭午搢紳

名士交扇不暇將期憩息於清涼之所旣而延於小齋不甚高敞四壁施設皆古書名畫俱有炎爍之慮及別列坐開樽煩暑都盡良久覺清飈爽氣凜若高秋備設酒肴及昏而罷出戶則火雲烈日熇然焦灼有好事者求親信問之云此日唯以金盆貯水漬白龍皮置於座末龍皮有新羅僧得自海中云海旁有居者得之於漁扈其初以爲鱗介之屬曾有老人見而識之僧知相國好奇因以金帛贖之而獻又煖金帶辟塵簪皆希代之寶及南遷悉爲惡溪沉溺使崑崙沒水求之在鰐魚穴不能取

平泉莊去洛城三十里卉木臺榭若造仙府有虛檻前引泉水縈迴穿鑿像巴峽洞庭十二峯九派迄于海門皆隱隱見雲霞龍鳳草樹之形有巨魚脇骨一條長二丈五尺其上刻云會昌六年海州送到在東南隅即徵士韋楚老拾遺別墅楚老風韻高致雅好山水相國居廊廟日以白衣擢昇諫署後歸平泉造門訪之楚老避于山谷相國題詩云昔日徵黃詔余慙在鳳池今來招隱士恨不見瓊枝

又新昌北街牛相國宅即玄宗朝將作監康詧舊第桑道茂謂之金杯俱出良相者也

慈恩寺牡丹

京國花卉之晨尤以牡丹爲上至于佛宇道觀遊覽者罕不經歷慈恩浴堂院有花兩叢每開及五六百朶繁艷芬馥近少倫比有僧思振常話會昌中朝士數人尋芳遍詣僧室時東廊院有白花可愛相與傾酒而坐因云牡丹之盛蓋亦奇矣然世之所玩者但淺紅深紫而已竟未識紅之深者院主老僧微笑曰安得無之但諸賢未見爾於是從而詰之經宿不去云上人向來之言當是曾有所覩必希相引寓目春遊之願足矣僧但云昔於他處一逢蓋非輦轂所見及旦求之不已僧方露言曰衆君子好尚如此貧道又安得藏之今欲同看此花但未知不泄於人否朝士作禮而誓云終身不復言之僧乃自開一房其間施設幡像有板壁

遮以舊幕幕下啓開而入至一院有小堂兩間頗甚華潔軒廡欄檻皆是栢材有般紅牡丹一窠婆娑幾及千朶初旭纔照露華半晞濃姿半開炫耀心目朝士驚賞留戀及暮而去僧曰予保惜栽培近二十年矣無端出語使人見之從今已往未知何如耳信宿有權要子弟與親友數人同來入寺至有花僧院從容良久引僧至曲江閑步將出門令小僕寄安茶(飯)笑畢以黃帕於曲江岸藉草而坐





忽有弟子奔走而來云有數十人入院掘花禁之不止僧俛首無言唯自吁嘆坐中但相盼(眄)而笑(然)既而却歸至寺門見以大奩盛花(花名)昇而去取花者謝徐謂僧曰竊知貴院舊有名花宅中咸欲一看不敢預有言相告蓋恐難於見捨適所寄籠子中有金三十兩蜀茶二斤以爲酬贈

管萬敵遇壯士

會昌中左軍壯士管萬敵富有膂力扛鼎挾輈衆

所推伏一日與儕輩會于東市酒肆忽有麻衣張
葢者直入其座引觥而飲傍若無人萬敵振腕瞋
目略無所憚同席恃勇之輩共爲推挽竟不微動
而觀者漸衆乃言曰某與管供奉較力以定強弱
先請供奉拳某三拳後乞搭供奉一搭遂袒膊抱
樓柱而立萬敵怒其輕己欲令殞于手下盡力拳
之如扣木石觀者咸見樓柱與屋宇俱震其人略
不微動既而笑曰到某搭供奉矣於是奮臂而起



掌大如箕高及丈餘屹屹而下前後有力之輩方
甚恐慄知非常人衆擁萬敵謝而去之俄失所在
萬敵寢瘵月餘力遂消減

張季弘逢惡新婦

咸通中有左軍張季弘勇而多力嘗雨中經勝業
坊遇泥濘深隘有村人驅驢負薪而至適當其道
季弘怒之因捉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觀者無不
驚駭後供奉襄州暮泊商山逆旅逆旅有老嫗謂

其子曰惡人將歸矣速令備辦茶飯勿令喧噪既而愁憤吁嘆咸有所懼季弘問之媼曰有新婦悖惡制之不可季弘曰向來見媼憂恐有何事若是新婦豈不能共語媼曰客未知子細新婦壯勇無敵衆皆畏懼遂至於此季弘笑曰其他則非某所知若言壯勇當爲主人除之毋與子遽叩頭曰若此則母子無患矣雖然窮闕當爲酬贈頃之鄰伍鄉社悉來觀視日暮婦人負荷束薪而歸狀貌亦無他異逆旅後囿有盤石季弘坐其上置騾鞭於側召而謂曰汝是主人新婦我在長安城即聞汝倚有氣力不伏承事阿家豈敢如此新婦拜季弘曰乞押衙不草草容新婦分雪新婦不敢不承事阿家自曰是大人憎嫌新婦其媼在傍謂曰汝勿向客前妄有詞理新婦因言曰只如某年月日如此事豈是新婦不是毋言一事引手於季弘所坐石上以中指畫之隨手作痕深可數寸季弘汗落神駭

但言道理不錯闔扉假寐伺晨而發及迴問之新婦已他適矣

玉蘂院眞人降

上都安業坊唐昌觀舊有玉蘂花甚繁每發若瑤林瓊樹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馬峩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約迴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女僕僕者皆丱頭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之外觀者以爲出自宮掖莫敢逼而視之佇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迴謂黃冠者曰曩者玉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煙霏鶴唳景物輝煥舉轡百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餘日時嚴給事休復元相國劉賓客白醉吟俱有聞玉蘂院眞人降詩嚴給事詩曰味道齋

心禱至神魂消眼冷未逢眞不知滿樹瓊瑤蘂笑對藏花洞裏人又云羽車潛下玉龜山塵界無由覩蕣顏唯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綠雲鬟元相國詩曰弄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是嚴郎卜得知劉賓客詩云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時迴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又云雪蘂瓊絲滿院春羽衣輕步不生塵君王簾下徒相問長記吹簫別有人白醉吟詩云嬴女偷乘鸞去時洞中潛歇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

宰相布施

乾符中有宰相自中書還第使人以布囊盛錢數千沿路以施丐者於是貧乏相率羅列路隅所分既微漸不能普台鉉行李無復威儀時有朝士投牋諫之其略云方今兵寇互興民力凋弊所望明公弼成大化彌綸紀綱舉賢任能以光庶事俾萬

缺字約十三格

缺字約十三格　卷下缺

物各得其理百姓日用不知損不急之官杜私門之請如此則刑清俗富天下自無窮人不宜專政廟堂方行小惠昔子產以巳車濟人於溱洧君子謂不知爲政不如以時修橋梁惟明公察焉執政□□□者覽書憑怒俄而巢寇陷京遂及於難

崔道樞食井魚

中書舍人韋顏子壻崔道樞舉進士乾符二年春下第歸寧漢上所居因井渫得鯉魚一頭長可五尺鱗鬣金色目光射人所視異於常魚令僕投于江水道樞與表兄韋氏密備鼎俎烹而食之經信宿韋得疾暴卒有碧衣人引至府舍廨宇頗甚嚴肅既入門見廳事有女人戴金翠冠着紫繡衣據案而坐左右侍者皆黃衫金巾櫛如宮內之飾有一人吏從執簿領而出及軒陛間付雙鬟青衣著於繡衣案上更引韋生案廡曹署理詰殺魚之狀韋引過道樞云非某之罪吏曰此兩龍也若潛伏於

江海湫湄雖人所食即無從而辨矣但昨者得之於井中崔氏與君又非愚昧殺而啖之俱難獲免然君且却還試與崔廣爲佛道功德庶幾消滅其過自茲浹旬當復相召韋忽然而寤具以所說話於眷屬命道樞具述其事道樞雖懷憂迫亦未深信讒經及旬餘韋生果歿韋乃道樞姑之子也數日後寄夢於母云以殺魚獲罪所至之地即水府非久當受重譴可急修黃籙道齋尚冀得寬刑辟表兄之過亦成矣今夕當自知其事韋母泣告道樞及瞑昏然而寢復見碧衣人引至公署俱是韋之所述俄有吏執黑紙丹書文字立道樞於屏側疾趨而入見繡衣操筆而書訖吏接之而出令道樞覽之其初云某官登四品年至七十二其後有判詞云崔道樞所害兩龍事關天府原之不可按罪急追所有官爵並皆削除年壽亦減一半時道樞三十五矣夜分而寤恍惚悲涕莫知所爲時節

在冬季其母方爲修崇福力纔及春首抱疾數日而終時崔之妻孥咸在京師紫微備述其事（舊傳夔州索及牛渚磯皆是水府未詳道樞所至何所也）

## 洛中豪士

乾符中洛中有豪貴子弟承藉（籍）勲蔭物用優足恣陳錦衣玉食不以充詘爲戒飲饌華鮮極口腹之欲有李史君出牧罷歸居止亦在東洛深感其家恩舊欲召諸子從容（君）有敬愛寺僧聖剛者常所來往李因以其宴爲說僧曰某與之門徒久矣每見其飲食窮極水陸滋味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此乃驕逸成性史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求象白猩唇恐不可致止於精潔修辦小筵未爲難事於是廣求珍異俾妻孥親爲調鼎備陳綺席雕盤選日爲請弟兄列坐矜（務）持儼若冰玉肴羞每至曾不下筯主人揖之再三唯霑果實而已及至水餐俱致一匙於口然相盼良久咸若殮茶食蘖李莫

究其由以失餌爲謝明日復覩聖剛備述諸子情貌僧曰某前所說豈謬哉而因造其門以問之曰李史君特備一筵庖膳閒可爲豐潔何不略領其意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其法僧曰他物縱不可食炭炊之飯又嫌何事復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飾先燒令熟謂之煉火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煙氣李史君宅炭不經煉是以難於飡啗僧撫掌大笑曰此非貧道所知也及大冠先陷瀍洛財產剽掠俱盡昆仲數人與聖剛同時竄避潛伏山草不食者三日賊鋒稍遠徒步將往河橋道中小店始開以脫粟爲餐而賣僧囊中有錢數文買於土杯同食腹囂既甚粱肉之美不如僧笑而謂曰此非煉炭所炊不知可與諸郎君喫否但低首慙靦無復詞對

古人云膏粱之性難正其此之謂乎是以聖人量腹而食賢者戒於奢逸宋武帝幸武帳

堂將往勑諸子弟勿食至會所賜饌日旰而食不至咸有飢色帝謂曰爾曹少長驕貴不見百姓艱難今使爾等識有飢苦知以節儉期物前聖用心同旨哉

鳳翔府舉兵討賊

巢寇攻陷宮闕近京藩鎮悉無兵備初王仙芝敗衂黃寇引餘黨南走交廣朝廷以高駢令公統帥諸道兵師於江湖屯據要路議者以爲高令公弈世名將可以坐制兇渠及賊徒擁衆北來浮舟遂逼淮甸於天長縣廣布營寨駐泊高令公既不出軍但閉關自保而已賊鋒因此彌銳長驅遂涉淮北時齊相公領青州覩蜂蟻強衆亦不敢進卷旆遙征或於中路遲留藩屏既無捍禦廟堂復失機謀盜遍九衢乃未知覺豈不異哉

時李相鎮蒲津鄭相國鎮岐下既聞車馬播遷俱有勤王之念鄭相國率賓僚將校共巡城壘雉堞池隍悉皆毀塞計其修築之功萬旅月餘未竟而賊鋒方盛立虞奔軼明晨復召從事大將坐於內廳詢以謀計咸以巨盜方熾未可枝梧衆議且欲從權俟兵集乃圖收復相國曰諸君勸某臣賊乎於是欻然而

倒左右扶之不及爲地甃所傷面首皆破洎日午達于明旦口喑尚未能語是時關輔征鎮咸已歸款唯鳳翔信耗不通賊議興師致討有奔來者具述其事於是監軍與僚佐代爲表章使兩騎馳至京國賊徒覽之大喜遣王懷順將百餘人厚齎綵繒金玉以申慰勞之意既而不開筵以待懷順宴席施設侔於曩日列坐行觴將陳飲饌樂工纔合管絃文武軍吏及聲妓一時慟哭監軍從事雪涕止之良久方定懷順與來者皆駭愕相眄就食乃問其由時吏部孫侍郎亦在幕中對曰相國自鎮此方恩及萬物聽政之暇時命音樂與將吏交歡遽及風疹所侵今辰不赴茲會衆聞絲竹聲不覺悲泣耳是日合城老幼咸共悽傷相國聞之曰我知億兆人民之心未厭唐德賊勢雖甚竊據宮闕滅亡當在旦夕於是密飛羽檄告於隣道會兵旬朔間邠涇洋隴及沿邊藩鎮俱以銳師來集既而神

策守鎮軍士聞風亦至麾下一旦賊中遣千餘人大索糧糗于時烽候已嚴偵邏殊密雲旗霜刃森羅於百里之內賊入界大驚俱就擒戮有後殿者奔以狀告兇黨無不奪魄陷京黔庶亦思奮勇初有走還京中者云鳳翔鄭相公已叛黃王兵士甚衆巢聞之殊不介意言我行却半天下所至無不收兗直至高令松猶不敢出軍敵我鄭相國擬作何計唯趙張王潘聞之已爲奔軼之備也俄而蒲關晉絳并汾澤潞及河北三鎮並舉雄師翕然響附相國仗節訓兵援旗誓衆摧鋒篤戰累剋兇渠首運奇謀終摧巨孽其後請朝庸蜀復秉化權匡國濟時終始一致文經武緯何謝古人詩云維岳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相國有焉

## 老君廟畫

東都北邙山有玄元觀南有老君廟臺殿高敞下瞰伊洛神仙泥塑之像皆開元中楊惠之所製奇巧精嚴見者增敬壁有吳道玄畫五聖眞容及老子廟胡經事丹青絕妙古今無比杜工部題詩云配極玄都閟憑

高禁纂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仙李蟠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牆五聖聯龍衮千官列鴈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翠柏深留景紅梨迥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敬愛寺復有雉尾病龍莫知畫者誰氏繪事奇巧皆入神之迹雉尾在東廡觀音院天王部從中緋衣神人抱野雉一隻逼而觀之勢若飛動政平坊安國觀明皇朝玉眞公主所建門樓高九十尺而柱端無栱枓殿南有精思院琢玉爲天尊老君之像葉法善羅公遠張果先生並圖之於壁院南池沼引御渠水注之壘石像蓬萊方丈瀛州三山女冠多上陽退宮嬪御其東與國學相接咸通中有書生云每清風朗月即聞山池之內步虛笙磬之音盧尚書有詩云夕照紗牕起暗塵青松遶殿不知春君看白首誦經者半是宮中歌舞人

白傅乘舟

白尚書爲少傅分務洛師情興高逸每有雲泉勝

簡辭 三字 勇注

竟境靡不追遊常以詩酒爲娛因著醉吟先生傳以敘盧尚書簡辭有別墅近枕伊水亭榭清峻方冬與群從子姪同遊倚欄眺翫嵩洛俄而霰雪微下情興益高因話廉察金陵常記江南煙水每見居人以葉舟浮泛就食菰米鱸魚近來思之如在心目前良久忽見二人衣簑笠循岸而來牽引水鄉蓬艇船頭覆青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偶坐船後有小竈安桐甑而炊丱角僕烹魚煑茗泝流過於檻前聞舟中吟嘯方甚盧撫掌驚歎莫知誰氏使人從而問之乃曰白傅與僧佛光同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其後每遇親友無不話之以爲高逸之情莫能及矣此使

嚴史君遇終南山隱者

大中末建州刺史嚴士則本穆宗朝爲尚醫奉御頗好眞道因午日於終南山採藥迷誤於巖嶂之間不覺遂行數日所齎糗糧既盡四遠復無居人

計其道路去京不啻五六百里然而林岫深僻風景明麗忽有茅屋數間出於松竹之下煙蘿四合纔通小徑士則連扣其門良久竟無出者窺其籬隙之內有一人於石榻偃臥看書推戶直造其前方乃攝衣而起士則拜罷自陳行止因遣坐于盤石之上亦問京華近事復詢天子嗣位幾年云自安史犯闕居此迄于今日士則具陳奔馳涉歷資糧已絕迫於枵腹請以食餼救之隱者曰自居山







谷且無煙爨有一物可以療之念君遠來相遺自起於梁棟之間脫紙囊開啓其中有百餘顆如藕粒豆之狀俾於藥室取鐺拾薪汲泉而煑良久盛有香氣視之已如掌大曰可以食矣渴即取鐺中餘水飲之士則方昏其半已極豐飢復曰汝得至此當有宿分自茲三十年間不飢渴俗情慮將淡泊也他時位至方伯當取羅浮相近儻能脫去紛華兼獲長生之道辭家日久可以還矣士則將欲告

歸因述迷慮失道曰勿憂去此二三里與採薪人相值可以隨之而至國門不遠既出於山隅果有採薪者在路側或問隱者姓名竟無所對纔經信宿已及樊川村野既還輦轂不喜更嘗滋味日覺氣壯神清有驂鸞馭鶴之意衣褐杖藜多止巖岫居守盧僕射躭味玄默思覩異人有道流述其事延之致至於門下及聞方伯之說因以處士奏官自梓州別駕作牧建溪時年已九十到郡纔經周歲解印乃歸羅浮及韋相公宙出鎮廣南使人訪之猶在山谷大中十四年之任建安路由江浙時蕭相國觀風浙右於桂樓宿宴召之唯飲酒數杯他皆無食也

韋顓梟鳴

大中年韋顓舉進士詞學優贍而貧窶滋甚歲暮飢寒無以自給有韋光者待以宗黨（後名殷裕之）輟居所外舍館之放牓之夕風雪凝互報光成名者絡

繹而至額略無登第之耗光延之於堂際小閣備設肴饌慰安之見光婢妾羅列衣裝僕者排比鞍馬額夜分歸于所止擁爐而坐愁嘆無已候光成名將修賀禮寢榻迫于壞牖以橫竹掛席蔽之簷際忽有鳴梟頃之集於竹上額神魄驚駭杖策出戶逐之飛起復還久而方去謂僕者曰我失意亦無所恨妖禽作怪如此兼恐橫罹災患俄而禁鼓忽鳴牓到額已登第光之服用車馬悉皆遺焉世以鵬至梟鳴不祥之兆近觀數事亦不然乎□□昔鄧艾梟鳴牙旗乃軍勝之兆張率更聞於庭樹亦授官之祥以此推之未必皆爲不吉者

命相日雨雹 崔沈 盧琢

乾符六年夏五月巢寇自廣陵將及襄漢朝廷以王鐸令公爲南面都統崔相國豆盧相國同日策拜宣麻之際殿庭霧氣四塞及政事堂立班賀有

雹大如雞卵時五月廿三日識者以爲鈞軸不祥之兆明年大寇攻陷京師二相俱及于難其天意乎非人事也

李生見神物遺酒

咸通中有中牟尉李潯寓居圃田別墅稟性剛戾不以鬼神爲意每見人銜杯酹酒無不怒而止之一旦暴得風眩方臥簷廡之下忽有田父立於榻前云隣伍間欲來省疾見數人形貌麁劣服飾或青或紫後有矮僕提酒兩壺相與歷階而上左右妻孥悉無所覩謂潯曰爾常日負氣忽於我曹至於醪醴之間必爲他人愛惜今有醇酎數斗衆欲遺君一醉俄以巨盆滿酌逼飲兩壺俱盡牀第衾裯皆是餘瀝將出謂潯曰何似當時惜酒自茲百骸昏悴如病宿酲寢瘵惙然數月方愈馮給事爲鄭州刺史親召李生而說之

說方士

武宗皇帝好神仙異術海內道流方士多至輦下趙歸眞探賾玄機善制鉛汞氣貌清爽見者無不竦敬請於禁中築望仙臺高百尺以爲鸞驂鶴馭可指期而降常云飛鍊中須得生銀詔使於樂平採取旣而大役工徒所出者皆銜石礦非烹冶乃無從而得歸眞齋醮數朝寫御書置於巖穴間俄有老人策杖而至曰山川藏寶蓋因有道而出況明主以修眞爲念是何感應不臻尊師無復懷憂明旦當從所請語罷而出莫知其所之是夕有聲如雷山礦豁開數丈銀液坌然而湧出與入用之數相符禁中修鍊至多外人罕知其術復有金陵人許元長王瓊者善書符幻變近於役使鬼神會昌初召至京國出入宮闈武皇謂之曰吾聞先朝有明崇儼善於符籙嘗取羅浮山柑子以資御果萬里往來止于旬日我雖聖德不逮前朝卿之術豈便劣於崇儼元長謝曰臣之受法未臻玄妙若

涉越山海恐誣聖德但千里之間可一日而至上曰東都常進石榴時已熟矣卿今夕當致十顆元長奉語而出及旦寢殿始開金盤貯石榴致於御榻俄有中使奉進亦以所失之數上聞靈驗變通皆如此類王瓊妙於化物無所不能方冬以藥栽培桃杏數株一夕繁英盡發芳蕊穠艷月餘方謝及武皇猷代歸眞與瓊俱竄逐嶺表唯元長逸去莫知所在昊天觀周尊師乾符中年九十七自言

以童幼間便居洞庭山諸父隱堯深得眞道有張孺華者襄漢豪士躭味玄默一旦廣齎財寶訪道於江湖之間至吳門知隱堯出世修鍊徑往洞庭詣之囊橐中所挈金帛傾竭以資香火隱堯知其志俾於岸頂坐守藥爐其或風雨晦冥往往有神物來萃殊形詭狀深可駭人孺華端潔自安竟不微動如此者涉於周歲隱堯謂之曰爐中鍊藥乃七返靈砂也雖非九轉金丹餌之可還魂返魄曩

令子弟數輩守之靡不畏怯而罷汝相從未久遂能苦節如是及鼎開藥成纔成十粒但令寶之以囊篋未傳吞餌之法孺華以去鄉逾年一旦告歸覲省隱堯別謂之曰吾知汝未能久住自茲復爲世網所縈苟慕仙之意不忘勿以囂塵爲戀付汝之藥每丸可益筭十二有疾終者審其未至朽敗雖涉旬能使再活然事關陰隲非行道有心之徒不可輕授凡欲此藥救人當焚香啓告吾爲助爾

孺華歸甚爲鄉里所敬父母遘疾而殁服之皆愈居數歲復詣洞庭繫舟於金陵江岸有良賈徐士則者乘巨艘十餘隻亦於浦間同泊有子一人方及壯歲無疾而殞於中夜父母咸以衰耄哭泣不食崇朝孺華憫之因以靈砂往救其初服之時未驗再服一粒蹶然而蘇云所至之處城府甚嚴方爲吏從拘錄俄有二黃衣人手執丹書文字洞庭周尊師令喚廳事間有紫衣者據案而坐於是簪

笏而與謂左右曰仙師來召焉可復留乃令放還謂曰汝因此壽命增延當可力行善道士則所將財物分其半以荅孺華孺華取錢五十萬散施貧乏至洞庭與隱堯俱隱

廣謫仙怨詞 台州刺史竇弘餘撰

玄宗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反陷洛陽王師敗績關門不守車駕幸蜀途次馬嵬驛六軍不發賜貴妃自盡然後駕發行次駱谷上登高下馬謂力士曰吾蒼惶出狩長安不辭宗廟此山絕高望見秦川吾今遥辭陵廟因下馬望東再拜嗚咽流涕左右皆泣謂力士曰吾取九齡之言不到於此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 中書令張九齡每因奏對未嘗不諫 因上馬遂索長笛吹於曲曲成潸然流涕竚立久之時有司旋錄成譜及鑾駕至成都乃進此譜請曲名上不記之 因視左右曰何曲有司具以駱谷望長安下馬後索

長笛吹出對上良久曰吾省矣吾因思九齡亦別有意可名此曲爲謫仙怨其旨屬馬嵬之事厥後以亂離隔絕有人自西川傳得者無由知但呼爲劒南神曲其音怨切諸曲莫比大曆中江南人盛爲此曲隨州刺史劉長卿左遷睦州司馬祖筵之內吹之爲曲長卿遂撰其詞意頗自得蓋亦不知本事詞云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攜鳥去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後溪獨恨長沙謫去江潭春草萋萋余在童幼亦聞長老話謫仙之事頗熟而長卿之詞甚是才麗與本事意興不同余既備知聊因暇日輒撰其詞復命樂工唱之用廣不知者其詞曰胡塵犯闕衝關金輅提攜玉顏雲雨此時消散君王何日歸還傷心朝恨暮恨迴首千山萬山獨望天邊初月蛾眉猶在彎彎鞠以爲竇史君序謫仙怨云劉隨州之詞未知本事及詳其意但以貴妃爲懷蓋明皇

登駱谷之時實有思賢之意竇之所製殊不述焉
駢因更廣其詞葢欲兩全其事雖才情淺拙不逮
二公而理或可觀貽諸識者詞云晴山礙日橫天
綠疊君王馬前鑾輅西巡蜀國龍顏東望秦川曲
江魂斷芳草妃子愁凝暮靄煙長笛此時吹罷何言
獨爲嬋娟

含元殿

含元殿國初建造鑿龍首崗以爲基趾形墀釦砌
高五十餘尺左右立栖鳳翔鸞二闕龍尾道出於
闕前倚欄下瞰前山如在諸掌殿去五門二里每
元朔朝會禁軍與御仗宿於殿庭金甲葆戈雜以
綺繡羅列文武纓珮序立蕃夷會長仰觀玉座若
在霄漢識者以爲自姬漢之代迄于亡隋未有如
斯之盛京城自朱泚之亂逮乾符中近百年無事
君臣和叶四表靖謐文物之盛籠罩姬漢藩方職
貢府無虛月上至士君子下及庶民皆修飭廉謹

以邀時譽食祿者守其官耕賈者專其業八紘四海遂同文軌承平既久稍務奢逸貴族豪家輕視稼穡征鎮牧守或非其才黔黎興杼軸之嗟郡邑有藿蒲之盜然主上勞謙端委無虧聖政亦使寇犯神州鑾輅播越況秦漢之代魏晉之時主荒臣殘豈不顛覆今則覩淳輝之列啓中興之期億兆人心復新於唐德矣禮樂刑政得無誠哉

曲江

曲江池本秦世隑洲開元中疏鑿遂爲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南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煙水明媚都人遊翫盛於中和上巳之節綵幄翠幬匝於堤岸鮮車健馬比肩擊轂上巳即賜宴臣僚京兆府大陳筵席長安萬年兩縣以雄盛相較錦繡珍玩無所不施百辟會於山亭恩賜太常及教坊聲樂池中備綵舟數隻唯宰相三使北省官與翰林學士登焉每歲傾動皇州以爲盛觀入夏

則菰蒲蔥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好事者賞芳辰翫清景聯騎攜觴亹亹不絕

昇平裴相國廉察宣城朝謝後未離京國時曲江荷花盛發與省閣名士數人同遊自慈恩寺屏去左右各領小僕步至紫雲樓下見五六人坐於水際裴公與各士憩于旁中有黃衣飲酒半酣軒昂頗甚指顧笑語輕脫裴意稍不平揖而問之吾賢何在所任何官率爾而對曰喏即不敢新授宣州廣德縣令連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裴公效曰喏即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於是狼狽而走同坐亦皆奔散朝士撫掌大笑不數日布於京華左右於銓司訪之云有廣德縣令請換羅江宰矣宣皇在宮即聞是說與諸王每爲戲談其事及龍飛裴公入秉鈞軸因書麻制廻謂樞近曰喏即不敢新授中書侍郎平章事

## 眞身

咸通十四年詔自鳳翔迎眞身至于輦下眞身相傳云是釋迦文佛中指節骨長一寸八分瑩淨如玉以小金棺盛之舊於鳳翔建塔又釋氏涅槃經云如來於雙林滅度貯於金棺銀椁積薪檀香焚之諸天以八金剛分取舍利唯留四牙餘悉燼燼未詳此骨從何而有都城士庶奔走雲集自開遠門達於岐川車馬晝夜相屬飲饌盈溢路衢謂之無碍檀施京城坊曲舊有迎眞身社居人長幼旬出一錢自開成之後迄于咸通計其資積無限於是廣爲費用時物之價高茶米載以大車往往至於百兩他物豐盈悉皆稱是至京日上與諸王親御城樓坊市以繒綵結爲龍鳳象馬之形紙竹作僧佛鬼神之狀幡花幢蓋之屬羅列二十餘里間之歌舞管絃雜以禁軍兵仗緇徒梵誦之聲沸聒天地民庶間有嬉笑踴躍者有悲愴涕泣者眞身以寶輦舁之居于內殿數月俄屬懿皇晏駕代宗使送於鳳翔先是眞身到城每坊十字街以輕壘浮圖供養妖妄之輩互陳感應或云夜中震動或云其上放光以求化資財因此獲利者甚衆及宮車晏駕怗然乃定諸坊浮圖一時毀坼有好事者密詢放光

之由云「以大雲毋片窺看遠而望之靡不傾信耳」咸通乾符中興善寺復有阿闍黎以教法傳授都下翕然宗之所居院金碧華煥器用俱是寶玉語人云焚香結坐每告西方及遷化謚爲普照大師信者咸爲出涕劉都尉崔給事寓張常侍同與中貴多爲弟子出城之日皆縞素後隨勸朝士持齋受其法者不復思理時務

駢常讀名僧傳宋文帝時有求那跋摩居金陵秪洹喜文帝謂之曰弟子常願持齋不殺然迫於以身徇物不獲遂從法師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化之對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已不由人且帝王凡庶所修亦有殊矣若凡庶者身賤名微德不及遠其教不出於閨門其言不行於僕妾若不克已苦躬行善持戒將何以用心哉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則人神以

和刑清不夭其命役簡不勞其力辨鍾律定時令鍾律辨則風雨調號令時則寒暑節知百姓之飢斯所以就於無飢知百姓之寒斯所以就於無寒如此持齋亦大矣不殺則衆矣安在於闕一時之膳全一禽之命然後乃弘濟也文帝撫机嗟嘆稱善良久乃曰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說滯近教者則拘攣章句如公者眞所開悟明達可以言天人之際矣

元相國謁李賀

元和中進士李賀善爲歌篇韓文公深所知重於縉紳之間每加延譽由此聲華藉甚時元相國稹年老以明經擢第亦攻篇什常願交結賀一日執贄造門賀覽刺不容遽令僕者謂曰明經擢第何事來看李賀相國無復致情慙憤而退其後左拾遺制策登科日當要路及爲禮部郎中因議賀祖

爾諱進不合應進士舉亦以輕薄時輩所排遂成
轗軻文公惜其才爲著諱辯錄明之然竟不成事
自大中咸通之後每歲試春官者千餘人其間章
句有聞亹亹不絕如何植李玫皇甫松李孺犀梁
望毛濤貝麻來鵠賈隨以文章著美溫庭筠鄭瀆
何涓周鈐宋耘沈駕周繁以詞賦標名賈島平曾
李陶劉得仁喻坦之張喬劇燕許琳陳覺以律詩
流傳張維皇甫川郭鄩劉延暉以古風擅價皆苦

心文華厄於一第然其間數公麗藻英詞播於海
內其虛薄叨聯名級者又不可同年而語矣
「唐人冢拈弄小說雖雲末大之趨蹌殷陞
之徐使名一方鞭學淺書之晦要以爲
所紀錄積久未編李文饒劉賓客尤號
耳時至咸通以迨乾寧甚眾頗乎影彩
石目況三輔曲江士庶都治景物爲之點
次子之俱堪採於此原校之能之技虛字

古人淡泊玄尚矣遇高尚於下邳便
浮一大白也時步蜀酒坦罕乏價不高
倍蓰矣湖南毛學士

劇談錄卷下終

乙丑十月以開萬樓所藏舊抄本校卷首多序一篇卷
中六四有二佳字每卷撰人多官銜皆古式也書以
舊本為佳信然即有訛字兩端而和也義尚